書
祭文

gift

15

艮翁集 七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與李爽甫 秉延 書
答聞韶金生 宗德 書
與嶺中士人論文書
答李台甫 承延 論文書
答玉西李進士書
寄丁斯文景任 志德 書
寄鄭司諫玄老 恒齡 書
答鄭司諫書 五首

寄洪應教子順樂命書
答鄭獻納孝善述祚書
答族弟羽慶別紙
寄咸鏡監司蔡伯規濟恭書
寄安順菴鼎福書
答安順菴書
與李定州家煥別紙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與李彛甫秉延書

冬日可愛此時啓居伏惟珍衛僕嘗謂天下事物有正有奇有常有變而奇且變者每生於大畜之餘蓋正而常者之積而溢焉者耳陰陽理氣之溢而爲天地之廣大日月之昭明風雨雷電之聲光道德仁義之溢而爲禮樂之和整刑賞之慶畏車服采章之名物財産之溢而後可以搆五丈之樓兵甲之溢而後可以征四方之夷火溢而烈山澤水溢而包陵陸未

有不積而能溢不溢而能奇且變者也文章亦然莊周馬遷之於文李白杜甫之於詩皆積而後溢者也是以莊周之齊物論馬遷之伯夷傳李白之遠別離杜甫之夔州以後作若是其奇且變也後人不爲彼之積而後溢而徒欲其奇且變焉則其可乎毋寧先積於正而常者以待其溢否耳是以唐宋以下至我朝

明宣之間才高氣豪之士鬱鬱相望如鷹騰而虎躩亦皆俛首匍匐於衡尺繩墨之內不敢爲叫呼奔踶之習雖或傍出於偏霸之塗往往鉤棘險澀索隱行怪猶能句順字安自成文理不甚詭於正而常

者未有絕筋脉沒倫脊而爲胡說亂語者也至於近世一二先輩之詩爲才所役馳騖高遠不食膾炙而曰吾啖麟脯也不服布帛而曰吾被鮫織也所謂麟脯鮫織世何嘗有也特夸而已簧鼓一世響答影趨新奇之中又求新奇謂天不高而索高於天之上謂海不深而覓深於海之底慌惚駭惑人莫窺測然後方以爲好而擧世喧誦顧其實則無味無理之一冗語非眞奇且變者也非所謂積而能溢者也凡詩之難工者以其平穩暢達之中兼有調響色澤之難也苟或不拘文理但務人不可知則取一卷韻考揑合

五字七字爲句足矣是以近來小兒或不能辦一紙簡札而能賦五言詩老師宿儒至不敢議論使其詩易曉則孰不能下其工拙而以其不可曉故亦不敢議非但不敢議先進之喜奬誘後生者又復嗟賞而與勸之轉相倣效競相稱美家少陵而戶義山擧一世而爲虛僞熒惑之習其亦可哀也已今吾友甫與僕交之日久猶未深熟其詩前日携近所作詩一卷來示僕僕以友甫亦今人故意其必爲今人語驟看一過不復深究輒語之曰子亦略效今語者也吾子笑而去其後無事時再三吟玩如閻立本畫觀愈熟

而妙葢現杜少陵之情境韋蘇州之寡慾崔顥之天機陶潛之村野無不兼該而又以漢魏以來古詩樂府之清韵纖調雜作而錯陳之如金石諧而笙簫間者然後始悔前言之失而知夔甫晩也所貴乎豪傑之士者以其自知明而信道篤不爲流俗所奪而已或譽之爲喜或毁之爲憂隨人口語撓而從之將何所不至韓愈之時比之今時亦遠矣猶且久困於時累跲不屈而後終至於靡然隨以定今吾子自視其才於古人雖或有不及茍能自信而不疑特立而不撓安知無一二從我者出於其間哉夔甫其勉之奚

甫之詩吾愛其淸眞而或病其枯淡而鮮澤也吾愛其疏放而或病其紀律之不嚴也吾愛其超脫而或病其綜核之不密也若以岑嘉州之富貴柳宗元之法令白居易之事實參以有之各取其長贍濃秀麗沈鬱含蓄取才博而意無偏倸用事精而語皆的確則其所成就必將有大國泱泱之盛而不止如山澤之仙癯而已吾子以爲如何盛亭妄加雌黃謹此奉還而竊喜吾子之能不落於今俗而力追古人可期以積而能溢故輒敢備論今之詩獘而又勉吾子之篤信而不撓也惟吾子恕其僭而採取之不宣

答聞韶金生宗德書

花山館燈前小話不足以傾倒吾賢之所蘊而鄙之愛才一念亦何能使吾賢知其傾嚮也別已累旬猶未忘懷忽遣价人來賫傳崇牘辭意鄭重其所自期與望於僕者皆古之道也甚盛甚荷向在達城白戰之士不下千數左右爲之首則固已不能無意於相挹而猶未敢決然挹者盖以赴此場者未必皆列郡之秀而易於取雋也及至花山右所稱文士之冀北而左右四選而又再爲之首於是乎僕亦自信其前者之挹之不妄而猶未知望吾賢於詞章之外也今

乃詳味來諭意氣慨然有若所抱之大而舉業之局者所𦖏太極之策亦似以平日所見解欲自表見者然始知前日揣吾賢之不深而不能以所當遇者遇之也然科舉外固爲有學而學安往而不爲學也尊所聞行所知於其做文應舉之中常有樂天達命之意則道於斯在何待決科而後爲也韓退之有言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苟能沛然足下所稱伯樂者雖不顧不病又何足以升沈眞懷也如僕者齒及二毛澒㴔汩沒無足比數樂道人之善而不倦者亦是平生寸長敢不傾耳於足下之有聞

而鼓頰舌以聳之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深有望於吾黨伏惟高明以爲如何適苦風眼借人代筆不能一一不罪不宣

與嶺中士人論文書

辱惠書滿幅累百言問無疾外無一語及他推奬勸勉虛己求益娓娓也此乃古人之道而僕所罕得於今之世者誠使僕實有所得可副吾子之求則豈可虛辱盛眷而毫髮有隱於吾子也哉吾聞君子以苟說人爲耻而非其道不妄貶屈於人今吾子辭甚卑禮甚恭自處甚薄而待僕甚高者固將有所取以自

益而僕既無以應之則將使吾子爲苟悅人而妄貶
屈者矣虧損令德此爲不小求益反損甚非得計吾
子其未及思歟令人赧然殆不知所以答也且觀吾
子之問始之以上世作者之文何其高也繼之以舉
子程式之業又何其狹也夫是二道也本相燕越工
於彼則必不工於此雖有高才雋藝終莫備而能也
今吾子曰願學宜於俗而不悖於古之術是術也僕
未之學也强所未學而對僕所不能吾子其諒之然
僕亦今世之進士及第也其求而得之與世人異道
不敢自諱聊爲吾子言之僕自幼及長不就外師惟

大人之訓敎是奉是遵九歲始知讀司馬子長之史旁及左氏莊周之書屈原宋玉之騷李白杜甫盛唐諸公之詩費三四年之功然後古作者體裁路徑雖不能盡識而周解規模之不可不恢廓氣力之不可不雄剛斤兩之不可不重法律之不可不嚴清虛而不窒至於儇佻華贍而不窒至於富貴固已存之於心而擬之於手怳乎若有見躍然若有得也及至季十三從所親識求觀近世名儒才士之文或出進士所試詩賦疑義及大科之文如表箋論策箴頌等作以示之皆膚淺鄙俚摘抉穿鑿甚者或句不成理字

不順義讀之不可辨爲何語僕心甚陋之亦甚易之
就而傚之不累月卽能徧爲無甚不及諸老長者驚
以爲異才大小科將不勞而得僕遂悅其言而學習
之亦有年一日翻然悔曰此不足爲卽盡黜絕之復
取前所讀者讀之六經諸子無不誦覽矻矻不懈五
六年眼益大手益高肯中益奇操筆伸紙頃刻千言
王張譎詭絕異時俗司學之士目爲狂文及年十九
再試於膠庠一試於禮部其時主司適有好古文者
收置第一所作旣不中程度舉世驚詫篇出輒一大
笑之僕亦不愧其明年遂成進士又後四年克捷大

科時俗之士本無見識故見僕連年取科第如拾芥遂疑僕有妙於進取之術而僕實不知所知者惟古文耳古文何用於今使僕不遇知者屢進屢屈必爲窮瘦迂怪之儒謝跡於場屋久矣今吾子待僕以先進先覺者固無怪矣以僕之所爲教吾子幸而有遇則善矣不幸而不遇則僕爲誤人安敢以僕之幸而使人不幸也若以幸不幸委諸人而修吾所可爲而已則僕所見解亦有一日之先焉大抵文以六經爲本百家諸子所以羽翼夫經而其原亦不出於經而已然六經之文其旨奧其理微其爲辭簡嚴其爲體

典雅奧故難知微故難見簡嚴故學之或失於汪洋典雅故法之或失於拙弱此非六經之過後世學者之病也是以僕之始學也先之史記以肆其氣次之莊子以博其變次之左氏以燁其華次之漢書以取其廉悍次之屈宋以興其感慨然後反之聖人之書而經傳之中先讀毛詩所以振發吾之心志也次讀孟子所以動蕩吾之精神也次之以魯論欲其漸約也終之以書傳欲其立基也若易春秋禮樂固吾日用而取正者夫如是故僕之於學先博文而後約禮先放膽而後小心當其始爲文也人患其不精而吾

惟恐其不駁雜也人患其不嚴而吾惟恐其不橫放也不安於小成不求於蚤就既肆矣既大矣徐以約之歸宿于六經方有所成焉亦未敢自以爲已成方且抱持六經老死以爲期庶其有成雖無成亦何病樂吾所樂而已然古之豪傑之士不如是周秦漢之時未有他書所可讀者惟六經而已故司馬遷讀古文尚書董仲舒儒者專尚經傳左丘明莊周之流其所讀書後世不著計亦不出於六藝之文而其文章後世無及焉何嘗如僕所爲而後有得也所以云云特以僕之所得於文之先後次第而塞吾子鄭重之

問而已吾子以爲如何幸諒休罪不宣

答李台甫承延論文書

獻慶白台甫足下瞻想如渴拜書之辱仰審侍奉休祉千萬慰洽地隔西南會合之稀濶固其勢也然兄與僕俱在少時各有所營求於此世京輦道塗之間往往見面如吳商蜀賈不期而船交十數年來兄與僕各已生世四五十季經涉既久㕔事悤間憂病侵杜門斂跡又如龍蛇存身各尋其窟宅矣中間兄失其才子且賢季夔甫之死常所親識誰不悼惜而僕爲甚焉顧其過於㕔事遂至於廢事竟未致問於

兄雖耿耿者在心使兄何從而信之僕亦有恒言以
爲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已何必與人翕翕然士苟相
知知心而已何必書與面哉見世之軟熟委曲善周
旋人情以爲能者未嘗不病之然所謂人情雖聖人
亦不能廢特不過於分數耳如僕者病其過者便至
於廢亦非其病歟來諭所謂人謂僕接人少款誠者
想亦以此僕雖自謂有欵誠不自表著於外而欲人
之披見於內難矣是以不知而毁之者衆矣愍而見
絕焉者亦往往有之今兄不惟不見絕並與其毁者
之言而推恕之昨秋旣枉騶而過問之今又侈之以

大幅長書揚詡之過而誘進之盛也至累千言不已僕於是乎始信君子之交果可以淡如水也士之相知果不在書與面也僕之所病果有時而不爲病也僕之歎誠果有能披見於內者也甚荷甚幸兄之文章學識淵源之深厚品格之高古藻彩之煒燁人孰不韙之而家大人之勸舉僕之惜屈非直爲此也士之道不明於世士之行罕見於世今之世如吾台甫之表裏粹潔雅飭如守閨處子者槩無幾人尚之以詞學者尤未易得故出於情愛如此此皆兄之所知何待僕言而後信也兄以文章不朽之業期僕而以

近日事潑致慨惜開釋而慰解之者備至相愛之言固當如是而在僕容有未相悉者僕請略陳之僕生而愚戇百無肖似竊嘗奉教於君子讀聖人之書以爲士之讀書求以正己也亦以正人也雖其進身不得不以詩文爲階而私心之所願欲固在於詩文之外不幸一第太早所學未精反以所爲階者自名是固丈夫之恥也又以爲人孰無過小德之出入無損於爲君子而至死生大節人倫處變之際一毫有過不可以爲人故每讀經史潛究而力辨之者常在於正而不中權而合經之處如志士不忘在丘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等語參倚前衡殆飮食而裘葛之此其
所期所養豈至爲惜死忘義之人哉昨年之惶隘罔
措也固不敢以私已偏見決之亦自以爲折衷古人
務合乎輕重大小之別而畢竟譏責溢世矣身爲臺
官指告言根固可羞吝而近歲以來事異常規迫於
嚴命指名現告者非止一二彼之所告幸而無事僕
之所告不幸至此遂爲僕没身之恨其亦僕之命也
夫雖然義理無窮錙銖難辨僕之固陋以非義爲義
而行之者難保其必無固當百世以俟質而自知其
非義而爲之因以文過遂非者僕雖不肖自矢其必

無矣是以雖有如兄之原恕者不以爲喜雖有不諒而詆斥之者不以爲沮但以察理之精不精自反而求勉焉則僕之所爲豈不約而易操乎用捨通塞固不論也僕之於詩初非有意於學習幼讀漢魏唐晉之作求以資科詩因得其調響格律旣壯知其無實用而欲廢之經曰詩言志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古之所以和神人者賴此具也聲律亾矣今之詩謌雖非古之詩歌亦其流也賢達之士如陶淵明杜子美皆癖好之豈無所由然哉是以不敢遽廢用心力頗久中年以後又見

世道益下人心益險桃花檜根皆足以搆撫成罪故仍屛絶而不復留意或因道路紀行哀樂寫懷不能無作亦不以示人至於文者視詩差少畏忌可以肆力而竊觀古之作者皆有爲而作也無此言則闕此理廢此事乃敢言之後之作者太半掇拾古人誇多務奇甚可嗤也旣不肯尤而效之故罕有所論著間被人求索黽勉副之衰退以來不自愛惜隨手霧散家無留藁兄之所以期待亦不知故我不知今我也來書所論辭暢而理富識高而趣正汪洋而不放抑揚而不詭望之而怖即之而親咀之有味而聽之盈耳

信乎爲斗南之高步山澤之遺珍也如僕者將犇走
唯諾之不暇尚何敢揚扢上下自取大方之笑也然
叩之不應名爲啞鐘言而莫逆嫌近桑韋烏可卒無
辨哉兄之論文章以爲皆原於理氣者誠是矣理者
聖愚賢不肖之所同得而氣有千萬品之不齊言語
文辭皆氣之發也其品之不齊稱其氣也得其氣之
粹而厚者理無不明故其言渾浩淳厖爲聖賢之文
得其氣之偏而薄者理有所蔽故其言支離穿鑿爲
文士之文是以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不養氣而能知言者未之有也不知言而能養氣者

亦末之有也凡士之爲文所以衛道也合聖人之籍
者存之以爲吾法不合者黜之以爲吾戒始可謂知
言亦可以衛道也今兄以班馬以下諸公之文譬之
草木之華鳥獸之音以老莊以下諸子之文譬之薄
蝕彗孛蟕蝀神奸以爲皆理氣之所宜有可與天地
並傳而不言所以區別而遏絶之何其立論之不嚴
也薄蝕則伐鼓以救之彗孛則修省以禳之蟕蝀詩
人之所憂歎也神奸禹鼎之所屏遠也若誘以理氣
之所宜有而任其並畜於天地之間則三光失行人
神雜糅其可乎哉老莊異端之說且勿論班馬以下

諸公之以立言衛道自任者亦皆往往叛其師說淫
於異學至三蘇之縱橫荊公之僻拗極矣辨其不善
者而闢之擇其善者而取之以附於聖人之籍以爲
斯道之羽翼此孟子知言之學也言無不知則理無
不明氣無不養而吾之言亦可以醇矣來諭又謂以
造化參其意以天地寓其理以陰陽行其氣苟能是
何事乎文必也聖乎與其如曾點之見得大意行有
不掩毋寧先事子夏之思問與其如謝上蔡之何思
何慮發得太早毋寧且學程門之靜坐爲文章者亦
不在乎夸言先正其門路而已門路正則隨其力之

大小才之敏鈍自有所至正門路者何自乎其知言之說乎知言而後趣舍審趣舍審而後心術端心術端而後門路正而其言醇心者言之原也言者心之影也聽其樂而知其德誦其詩而知其人是以三代之樂列國之風槩有善惡理亂邪正之不同而季札論之無一差繆此非其驗歟世之文人役於才而短於識不知後世有幾千百季札議之而雕鏤其文粉繪其章自以爲特絕鉅麗瑰觀盛餙也及其身歿而書出具眼者指之曰此邪也此僞也楊雄之腐陋柳州之輕薄蘓氏之權譎皆莫逃乎後人之斧鉞葢亦

自斧而自鉞已可不哀耶僕爲此懼益嘗從事於六藝經傳爲之根基反求乎方寸之間禁絕其虛邪者自在童稚歲已然而張橫渠所謂矯輕警惰者深中吾病輕故不能持久惰故不能篤志悠悠悵悵至白首無成與得然洞屬戰兢執玉奉盈固未嘗一日弛也僕之爲文不敢慢也不敢驕也不敢誕也非忠信之事不敢道非謹厚之類不敢援常怪韓退之學道之士也猶多少年之戲如爲毛穎傳石鼎聯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乃著二鳥賦送窮文進學解以自傷其不遇何其不自貴重如是哉此皆僕之所深戒而

所願者使後人稱之曰其言似學道者足矣何敢以作者自居乎僕之拙法如此使才高者由此道而勉之則其所至固不可量設或未至猶不失爲君子之徒也未知吾兄以爲如何儒家與詞翰家爲文不同互相譏詆雖誠有之抑有說焉自上世至于後世高奇處不得不高奇通暢處不得不通暢簡嚴處不得不簡嚴枝蔓處不得不枝蔓各其體裁然也不通于體裁之說而以高奇而譏通暢以簡嚴而譏枝蔓則此皆不知文者也試以經傳證嚮之古文莫奇於易以乾爲龍以坤爲馬此豈務奇而然哉直言之則不

足以推占於萬變故不得不然也堯舜禹之相命都
俞吁咈而已商周之誥抑反覆辨難重複不已此豈
喜繁而然哉亦其曉諭之體不得不然也大雅頌大
抵多周公之所作也生民皇矣之什鋪張先烈多至
數百言而淸廟奏假之詞又何其寡簡也繫辭春秋
皆孔子之所作也十翼論辨之文通順明快而筆削
褒貶之詞又何其謹嚴也皆其體裁之不得不然而
其勢不能相通也是以後世詞翰家以藻華爲主濂
洛諸賢以明理爲主文體之不同各其宜也後世惟
司馬子長韓退之獨得其意子長傳范蔡則狀其辯

博傳荆聶則狀其慷慨傳屈原則狀其悲惋紀項羽則狀其喑啞隨其人而異焉退之於五原其辭辨於墓道其法古於序記其文迤而揚於奏議其理核而盡隨其文而異焉此如化工之賦物山於峕崒澤於渾涇日月於昭昭人物於邑邑隨遇而各設其妙也故爲文章者能高而不能下能奥而不能達能難而不能易者皆非其盛者也義理論辨師濂洛諸賢文章述作法唐宋大家豈不兩得而俱妙乎體有艱順道無艱順雖沛然行其所無事而不可以剩一字雖戛戛乎鉤棘不可句而未嘗不文從字順乃可以語

道凡此皆平日所得於研鑽者而感吾兄鄭重之教
傾倒而出之不覺傷煩之爲罪悚甚悚甚蔡伯規之
文華國手也非僕所可望法亞聖淵又皆一時之詩
豪而兄以文詞並峙其間吾黨有賴矣益力而張大
之望也昔與夔甫書略論近世詩尚奇僻之弊恐爲
新學少年所惡聞故書成不果遺待夔甫至而欲示
之夔甫奄作古人書亦墨落敗箱虫蝕其半矣今承
俯索追思惘然以悲而憂慮之殷更倍曩時雖不敢
終諱於兄輩兄一覽藏弃勿掛人眼也亞亂謀語成
於夔甫死後故其事益悲其語益苦想兄覽之當何

以爲懷也不宣

答玉西李進士書

獻慶白獻慶一村秀才耳輒敢操寸管訛議千古自時俗觀之不見恠以狂且癡者幾希不料執事賜書遺答相唯諾如鼓之遇桴責以所不及勉以所不能其理實其辭切其味腴如而其光炳如也要其指歸則又不出於聖人之道肆其辯而不失於謹極其博而所操者約非執事文贍而道該且以古人自期而期人何以有此甚苻甚幸執事病後世之文與道離欲使離者合意至盛也但未知執事之所以合之之用

何術耳三代以降道固不明矣然道不虛道人由之而後爲道故孔夫子論語一書不出於日用彝倫事物當爲之則而已末或及於性命之理其論性只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傳亦曰子罕言命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以見也言性與天道不可得以聞也曾子以魯得之力踐而真知之卒能一唯而悟道古之論道皆以踐履爲貴者如此其後孔子既歿異端並起學益詭而道益裂然後曾子憂之始論八德次第子思憂之始論性道教孟子又道性善性命之理於是乎大明而猶不說氣質之性故荀疑其惡楊疑其

混韓謂之三品至宋程夫子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於是荀楊諸子之說廢而性命之說益闡無餘憾矣此在上古豪傑賢智之士力行精思所未究解而今也殆家知而户曉新學後生亦能談性命議天人而行有不掩者何也後之學者非明道之難踐道之爲難且踐之不篤則所謂明道特明於口耳豈能明於心乎君子之求道知行而已以言乎知則所當先格者如事親當如何事君當如何是已古人所謂切問近思者然也以言乎行則其極也止乎致中和未發而求中存乎敬已發

而求和存乎義敬義立而後道不離道不離然後言
中於道而文與道乃可合也前書以堯夫之淚夜危
坐爲難及而以數學爲餘事者蓋以此也今若劈舌
義文之學抵掌象數之理不求之心而求諸天不求
之人而求諸神辭益枝而道益晦矣寧見所謂文與
道合者耶易者孔子之所晩好而後學可躐級而徑
求之歟獻慶之論易不辨其象數而以修己俟命爲
獻者亦以此也執事其未之思歟且獻慶之論文以
六經爲本則道固在是矣杜元凱之言曰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

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尹和靖門人讚
其師曰洋洋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學
者之於六經必如元凱之言和靖之學乃有得耳若
以訓詁辨說而求之先儒中新安陳氏雙峯饒氏註
解最號明透而彼二儒者於道竟亦何得焉誠願同
志之士先其近者小者而姑略其遠者大者自近而
及遠自小而至大而已如執事不以人廢言則吾道
幸矣古人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
者也文章之爲人聲不其信乎何待讀而後有聲文
章固無難易而文從字順則一也楊雄異於是執事

之論盡之矣取鄙說更詳之與執事不合者寡矣幸
恕其愚而垂察焉不宣

寄丁斯文景任志德書

秋欲盡寒事且至此時侍奉何似區區溯仰向日事
一解得失何有於欣戚而以尊之才空得而久未得
者數十年僅一得之而竟又失之其亦天也夫人有
不得於天者其爲志必懈其爲事必退曰天之不佑
命如此哉何爲徒自苦也如歲數不登而農者或至
於毀錢鑄貫牛犢而不復耕也古語曰人能毀千金
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僕知尊賢者雖得失之

大於此者宜不置懷而今於破釜之類或意其不能
無失聲也然本不足唁故僕不爲之唁而所憂者尊
之錢鑄毀而牛犢賣也安知來歲不大熟而遽爲此
哉自古論天命者固多今有二說焉一說曰人可以
勝天也舟之不能陸運木之不能雲飛天也而有奡
之力則冒水而行有般之巧則作鳶而翔又如陶之
於土冶之於鐵桔槔之於旱蓋傘之於雨皆以人而
勝天者也士之於命亦然古之賢達之士處困阸也
或刺船而讀書或負薪而歌吟吾學既積吾才既成
則不期富貴而富貴至如炊之必熟種之必生若然

者天亦不能終閼所以謂人勝也一說曰天不可以
人力奪也知其在命故聖人曰富貴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方其從吾所好也其樂固已忘富貴矣文繡而
忘則布褐亦文繡也芻豢而忘則蔬糲亦芻豢也患
吾所好之不篤焉耳苟好之篤奚有於不能忘苟能
忘之非但富貴文繡芻豢之不足戀天之所以亨否
通塞於人者吾可以盡忘之矣及其盡忘之也則天
旣不能加勝於人人亦不用求勝於天也以此謂之
人勝天可也謂之天與人兩無勝可也爲尊計者由
前之說則於所業公車之文益致其精雖極困躓而

不沮不倦要以人功勝之則是亦㬋力般巧之類也豈無一大闈之期耶由後之說則士之應舉者雖不可不習做時文適可以得則可以止矣旣工而益求其工爲其必得者亦爲不知命也科宦尊家之世業也且大碩人篤老在堂不容不做時文以應舉以承先緖以圖親榮而勿爲必得之計止於適可以得而已亦於暇日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志知聖人之所好何事而勉强孶孶焉念得失而付之天則雖不得猶得也又況念之者有得之之理乎欲尊之擇於斯二者而居一焉故以是獻焉尊其察之適憑恖奴過燈

下信口呼倩語蔓不罪不宣

寄鄭司諫玄老恒齡書

伏問夜來謫中興居何似凡人血肉筋骨有天君約束之雖遇險阻艱難百體竦然不鼓而勇約束少弛則亦頹然告病今日所處比在途時差占安閒能無少弛而告病乎哉雖知老兄所禀之堅壯區區致慮實在常情之所不免耳弟昨之日上樓送別孝善下樓留別玄老兀然兩膝隨身度甑山過鵂巖終日於磧雲邊草之間本來情理之外此事最惱心曲然安土俟命聖人攸訓動心忍性君子所勉吾輩讀書正

好今日受用但當以此持守此心免致匹夫躁熱之病而已奈何行過密茂嶺以後琵海之愁雲怒濤後春之平原廣漠千里浩渺一望無際如籠鳥池魚猝見雲天之高闊河海之深廣胷襟安得不爽朗氣宇安得不軒快念老兄與洪子順諸人以豆河爲鐵限以胡山爲面牆鬱鬱懾處將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竊爲之慜然亦自以同患不同樂爲愧矣主人太守館我以精舍敢我以官膳繼此之政皆如此則足以聊遣旅寓而但愧以口腹累安邑耳鍾入之歸略此付候惟冀千萬愼重以時加護餘不備宣

答鄭司諫書

頃蒙寵牘竟幅疊疊無異對晤劇談鐘後燈前每一倚枕披玩以瀉情戀第恨詡人太過貶己太薄而苶然退沮之想尤非所望於老兄杜子美同谷七歌有風雅遺意而朱夫子以歎老嗟卑致惜於卒章老兄何不以老當益壯窮且益堅一語時自警省而遽有此摧頹放倒之語耶清心省事固善矣但恐省事或流於廢事故作一文字以寓交勉之意而若非老兄無以發吾之狂言也數日呻感閉戶不出中秋明月初擬登樓賞玩此計亦左信乎窮者無事不窮亦足

浩歎惠示受降樓望月一律仍於其夜和之玆以付去矣惟望康食自珍不宣

又答

前日覆教多慰多慰示及生平本末語多激切令人傷感所喻浮名誤身受人齮齕云者末路事誠亦有此文章爲世所諱賤惡之殆甚醫卜云者弟亦不以兄言爲不然而至於怵時俗之議而屏詩文之業則亦恨夫老兄自信之不篤自守之不堅耳子厚子瞻集中往往多此等語而二人何嘗廢宿業而從時好耶特有激於世以快一時之談而已惟韓退之窮益

甚學之愈篤守之愈堅交友往復之間終不形如此
辭語李漢所謂累踣不屈終至於靡然隨以定摧陷
廓清之功比於武事者實賴乎是矣老兄試以今之
時獨然而古之時不然乎自古不肖者多而賢者少
無才者衆而能者寡天下之事多者勝寡則賢且能
者罕遇而希合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所貴乎賢能者
以其異於人也若良人之識議而求與人同則與不
肖無才者又何別焉弟之所期與責於老兄者固不止
於文章一事而雖以文章論之誠未可輕忽而厭棄
之也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山川草木在人爲詞

翰文章是三者三才之有光耀者也天地之所不能無而人獨廢之可乎自有東國以來羅麗尚矣入我朝宏師碩匠代不乏人蔚然相望而論其最鉅者則牧隱佔畢齋翠軒簡易暨夫猾叟四五人而已猶且比之於唐宋大家亦未有並驅而相角者噫嘻不亦難哉人有大才固已難矣雖或有之又以時世之不好而不敢肆力如老兄所云則終亦絕滅而無可繼者豈不大可寒心哉是以弟之出入人家見有年少有才者輒以古文章勉之者無他或冀豪傑之士出於其間得以紹百年將絕之緒使文運復興於斯世

也邇者有鄭孝善洪子順二人卓然以作者自處立志不苟斷不為流俗所遷弟誠愛之重之喜而不寐不謂老兄反以為憂如老兄之說行吾恐二人之志荒矣弟與老兄俱已衰晩矣聰明日減憂病相尋今雖力為之豈能追古人萬一而猶欲策駑於暮途希駕於前軌者庶幾扶樹一時之風聲聳發後生之觀聽使慕而效者接跡而起不遂至於湮塞蕪絕而已也弟亦自在童子時虛竊文字之譽至于今老白首無所取利只益取誚迄可悔矣猶不知悔者平生所學止此而已農工商賈之業所不習而能也舍此則

飽食而嬉與禽獸同故不得不爾然弟於斯世亦多
戀艾未嘗與俗人論文字與俗人居終日嘿嘿如不
能文者然與我同好者至則弟又樂與之傾倒無所
隱諱竊笑而譏之者固亦有之而嘗謂士之論文章
如農者之談桑麻工者之議繩墨各其業耳豈可畏
人之非笑而廢吾業哉愚見如此不審老兄復以爲
如何來諭所謂不獲之城闉而得之荒裔者固堪一
笑而雖在城闉時如有同志者欲與之上下論說則
弟固不畏流俗而爲之何以云此事便已也惟在兄
輩勉爲之而已語蔓只此不宣

又答

秋益深客益久懷人益切其勢自相因如此弟然矣兄豈異乎此際手翰有逾千金合離勝會尤令人聳聽讀其詩文想其譚論三君子之心可得固無待面相接耳相從爲快而同在異鄉獨阻良晤翹首馳神則倍之矣洪兄有再會之示非不樂聞此距行營一百三十里往返將費四五日兼以塞上風氣早寒咳喘齒痛並作煖室坯戶蚓藏燕蟄縱欲強赴病骨恐難自力奈何又可恨也教意細悉識字之有憂患古今一轍而今之時又何憂患之殷至此極也弟雖家

在鄉里豈無所經歷而知哉不幸以文字自名數十年來一言一動掛人齒舌不勝其囂囂故誦讀著述時於屛處爲之亦不敢告人今年夏數旬滯雨在都下欲讀一卷書畏人客遂輟不爲誠不待老兄之教而已知有括囊之誠矣前書所言特有激於心發憤作狂耳豈眞以兄言爲不然然信道篤志不但不渝之意又不可一日忘也近日往復書札亦以荒裔僻遠無人看覷兄與洪兄又皆同志好古之士故乃敢肆爲若使時俗人見之厚招謗譏也決矣此人語及文章則見罵以僭擬宗匠此人論及性理則見詆以

摸倣先儒嘲訕之不足厄辱之必及吾輩南歸時惹
取此等文字投之侍中臺下水然後乃行兄其知之
所論韓愈之於楊子雲稱說不已者固也孟子以後
著書明道術者惟子雲一人韓愈雖譏其有疵而醇
處安在所與或以僭擬六經罪之而愚意不然使法
言果合於論語太玄果符於周易則僭擬何罪焉罪
法言以美新罪太玄以架疊然後雄乃服矣太玄法
言豈不是千古文章但雕篆之作偏鬼恠之流禍不
容不明辨而嚴斥今豈以韓愈所稱之說而曲庇之
耶文以得道爲貴者來諭誠是矣古之立言者雖申

韓之界商鞅之陋刑名之學農戰之書猶有所自得
者非苟於言也安有捨道而爲文者哉然道在六經
以經爲本斯其至矣後之求道者厭其陳而務其新
或求之釋氏或求之道家象山之專主尊德性陽明
之必稱致良知皆務新之弊也愚以爲言雖袪陳道
不厭陳然後文可醇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不宣

又答

須承惠覆情念藹然繼賜手教益覺鄭重每得來簡
終日在把不能一讀遽休尚恨十札不敵一面也連
審起居加衛濱用慰賀頊報聯翩圓熟可味殆矞矞參

不如也咳喘鼻液固是風氣所感惟閉窓深居爲可
免而活物難作蟄虫想當窮冬沍寒飛沙走石之時
尤何以堪也承示玩易憂患中讀聖人憂患之書豈
不宜哉如東坡讀法日講一卦爲六十四日課則好
矣弟亦欲取一部經傳略加探討之功而自顧草土
所傷心火作苦若復忍煩理會於幽鬱愁苦之中則
必發狂疾毋寧讀古作者放膽馳騁之文時時快誦
以資紓暢故方取韓昌黎文抄對案咿唔有柳姓人
以從事官來謫者雖武人頗有知識見弟讀韓文笑
曰何不留意於經綸文字而讀此無益之書耶其言

適中吾病不覺汗背然吾輩經綸亦何補於當世譬
如春鳥秋虫自吟自娛耳愁州使君相對頗穩兼悉
兄邊消息尤慰帶來四奴半留半歸早與羅將同發
想由行營路與貴奴相先後恐無事於疊書故不使
歷現御恨承教晩也地無黎渦亦天惠兄輩欲完名
節見黃門而稱貞庸何傷乎可呵餘不宣

又答

老兄九六之說求見於鄭孝善孝善不以原本示之
只書示其大旨曰九六皆原於河圖中數故其見於
用者亦惟曰中而已然其周流之位又必得上下體

之中然後自根至葉不離乎中方不爲悔吝之歸不
然而居于初上間于三四鮮不取咎而至羞此乃天
人合德之妙鍵非老兄之高見何以透到又曰以九
六之皆原於中故必以得中而且得正爲貴此則異
乎吾所聞無乃孝善之所示或失其本旨而然耶天
下之事雖正而不中者固有之雖中而不正者未之
聞也男女授受不親正道也而施之於嫂溺之時則
非中也嫁娶必告父母正禮也而行之於妻帝二女
之時則非中也正而不中者此類是已旣中矣手援
亦正也不告亦正也寧有旣中而且求正者乎坤之

六五陰居陽位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之九二陽居陰位非正也而曰得尚乎中行皆以二五之得中爲美中則固正矣是故程子曰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豈非確論耶今曰得中而且得正云則似若不足於中而又求於正毫釐之差將有不勝說者故敢此奉質幸教之也合灘之會恨不與婁尾之席行營再會好矣何敢辭焉但塞土風氣異常開戶移時必招寒感咳喘頻苦左車牙齒亦痛此去行營百二十里病力恐難自致奈何極堪悵歎不宣

寄洪應敎子順 樂命書

近日塞土凉燠有朝晝之變不審此時起居何似健匙甘寢能如在途時加以素養之深厚無入而不自得則雖有鞍馬之憊風土之感定不得遽干天和區區慰賀者此耳弟在奉別時非不悵悒所恃而自聊者尚有二君子在過鍾以後投袂擧鞭各不相顧畢竟伴侶只自家形與影此懷寥落益難平過奈何日晬到配見邑里荒凉沙磧蒼茫眞所謂窮髮之北而我國無千里之野獨見於此東極瑟海北極後春偏隅眼目便覺駭壯視會鍾穩三邑之隘窄自謂所得過之但念攝生之道惟治心養脾兩事治心則以聖

賢糟粕自娛以蘱葭露霜自解卒不得已而用莊列法尚可至於養脾之方此土塩醬百物都不下咽噉食日減無計可施甚可憂懼大庭平信近或承聞否弟尚不得一字鄉信游子之懷當如何如有喜報須因撥路卽通三謫也望眼殆穿矣官人告往略此付候無由面穩臨紙惘然不宣

答鄭獻納孝善 述祚書

六十四卦之出於何代朱子曰未可考今何以索言之或蓍以蓋取諸离以下十三卦爲文王前已有重卦之證而神農以下羣聖未必見某卦而制某器也

創智作事自與卦象暗合則孔子以爲蓋取諸某卦未爲不可此亦未足爲證但家人同人無妄等卦名似後世文字臨川吳氏亦以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一句證明之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而繫以辭卦名及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其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擧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云下文九卦卽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也以卦名字義觀之吳氏之言似爲近理而其中巽卦卽八卦之一若如吳說則八

卦之名亦文王所命也此爲可疑爻周禮三易皆六十
四卦則周易之前歸藏連山亦六十四卦也唐虞夏
商皆有卜筮筮法十有八變而成六畫卦其時若無
六畫卦則其筮也只九變而成三畫卦而已天下事
變多矣只以八卦爻彖何以周知萬事之占決耶愚
意羲皇始畫八卦之時六十四卦之畫已具特未有
卦名與繫辭而其後聖人只觀卦畫亦能占決到文
王時始命名而繫辭易道大備故孔子曰易之興其
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中古卽指文王之時
無疑也若六十四卦之名皆出於伏羲則恐不言始

畫八卦而已然九丘八索之書今皆不傳只當闕疑何敢強辨玄老之謂出於伏羲者未知以何說證明之耶殊以未得見爲恨不宣

答族弟羽慶別紙

族從年衰筆退不敢以作者自居墓道文字人家所重不容冒當而哀之所請旣稱遺意義當盡心故遂不終辭而恐未稱情自切兢悚今承來諭鐫誨縷縷奉讀再三彌深赧汗第愚見迷滯終未省覺略此分析更加照察如何平日竊覸先叔主天性忠厚愛人以德人有不能哀矜而教戒之見人不是或至厲聲

切責不少饒貸御下之政亦寬猛相濟恩威並行感
悅者雖衆不悅者亦空不少而居鄉則人皆慕悅在
官則民皆愛戴此由至誠悃愊有足乎感雖愚不肖
亦能知愛人之實心故也此與脂韋柔和每人說之
者迥然不侔故居常歎服欲學而未能今當論譔誌
文必欲以此爲頭辭宗省而作文之法始若抑之終
復揚之閔美筆端爲往復曲折然後方得摹寫如畫
使後人有可以諷詠嗟賞如見其風儀頭辭中其曰
一辭稱之云者非欲藉重於人言乃其發端之辭也
其曰或以是疑公之一於和云者始疑之辭也其曰

不悅人而人悅云者終卞之辭也設此論辨反覆發攄豈有佗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旣曰如愚又曰不愚則顏子明睿氣象可以想像千載之下怳若親炙若無如愚之貶但有不愚之褒則沒風神少滋味奚足以觀感而歎賞也以此槩之則頭辭中抑揚爲說不爲無所據也詩云藹藹王多吉士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經傳稱吉士善人如此其美古今人得此題目蓋難矣來諭以此四字爲有病則實所未曉似必習聞時俗言語有此未安之意而旣欲立言

傳後則合於古足矣何必云爾至於不廢刑威云者
盖於寬和慈惠之中亦不全廢刑威之謂也觀此不
廢二字則大體寬和之意自見於言外而上文既曰
一於和故下文偏舉刑威乃所以照應表裏爲恩威
並施之證而今以其偏舉者恐人之看作專務刑威
則此不深究遣辭之本意而疑慮太過也形容得先
叔主盛德光輝者無過於吉善和威四字雖欲易之
以佗語而終不可得非吝改而堅執也廷翬之爲進
士公後廼是猶父猶子之間一室之内不必下一出
字故但曰爲某之後初非失於照檢也其佗所示誠

是敢不奉承上文有己丑以年八十進階之語則壬辰拜漢城左尹也不必更言時年故刪之而但耋齡應仕不可不略舉其由故其下添入公雖篤老四字耳

寄咸鏡監司蔡伯規濟恭書

日蒙枉顧哀感至今京洛使稀不知何日辭陛出城送行千里後期隔歲又可悵也罪弟禍凶所中宜一死不死豈有言語文字暇及他事而台之此行可以行吾道也展所學也上以報恩遇也下以救民命也以回路相贈處之義不可無一言相助故聊此獻愚是

行也人皆以荒歲大賑爲憂而弟獨爲之賀 聖主
簡才臣以往付以一路生靈而台之才猷誠幹足以
拯救顛躄不負簡知嘗聞活萬人者其後必昌台自
此必有後又必昌也可無賀乎台其勉之朕賑政有
三難抄飢一難也均分一難也得人一難也何謂抄
飢之難也民不可遍饋故必抄其尤飢者抄不可親
執故必付之守令守令不得人則或失之濫抄或過
於精抄太濫則穀物不支太精則見漏者寃又有社
任循私僞冒不公之患吏胥弄奸虛張偷竊之弊又
或營司預慮穀物之不敷操切守令沮抑所報以精

報爲能以濫報爲咎則守令承望風指何所不至耒
子所謂計較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者此之謂也是
其難也何謂均分之難也民之尤無依不自食者固
可以自官饋粥而其餘必皆計口而給粮假令十口
之家實不過五六口八口之家實或至十餘口則不
可以難準之戶籍覈其多寡孚瑟相蒙鳲鳩難均畸
嶇山嶺之間一社之遠或過百里分糶之際自遠招
集往往經宿非如他道民之朝令夕至則所受之穀
必盡於中路往來之費而垂槖歸家此必於附近倉
各有儲峙可免此獘是其難也何謂得人之難也嚮

所陳三難者得人而後可以理之最上得守令其次得褊裨其次奔走任事之人皆廉公可也然守令幸無大過不宜輕易惟褊裨以下進賢退不肖在吾掌握無所難也若褊裨得人則抄飢之不善者可以往釐之分賑之不善者可以往廉之不得人則非徒難恃必將有害台能知此三難處之皆得其宜又必勿看書勿吟詩勿近聲色憧憧一念無一刻不在於斯民察其利病思其方便必若朱子所謂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而待朝武侯之經事綜物然後庶幾有濟古之韓魏公嘗官治簿流汗終日近世徐

相國當富寧賑政手不釋籌此雖近於俗吏遠大之
器可見日前相對時台問曰監司可以讀書否此言
大錯如欲讀書不蔡軒足矣何必宣化堂乎弟嘗在
襄陽半年之後治規略成數三日以嘯咏爲事旋復
察視之則吏奸已乘其隙害及於民者亦多始知一
官一集非好消息勿以雅致自高勿以俗吏爲嫌盡
心經理冀有成績斯民幸甚生穀之道申請未必見
施料販易於招謗爲今曰計莫如誘致米商之多也
災邑守令有意平糴利民者每勒定米直俾不得翔
貴故米商不至民食益窘若榜示場市禁其勒定任

其高價發賣則遠近米船聞風雲集旣集之後粒米
狼戾則其價自至於平低矣又今海民有船者運糴
來賣於灾邑前後輪運滿二三百石以上依納粟例
許給逓改帖旣賺之以高價又啗之以峻賞厚利所
在則米商咸勸將傾東南之穀於千里之外旬月之
內寧有市有米山民有飢色者乎不待官賑民自裕
足幸可裁量行之否上所謂褊裨得人者實爲今日
急務台之所帶往者雖未知何如人而槩聞多取情
面親熟者云果皆堪任使則善矣不然則方當大賑
尚何責其共濟國事耶吾鄉有尹聖臣者故尚書德

駿之族也弟得其人於人人之中知其賢有才須日
營室之時以山役大小事一皆付之事事立辦以小推
大可知其綜理幹局古人知賓客子弟之能於喪禍
之閒者良有以也此人曾隨趙弁東濟於江界及趙
弁贓敗遠謫珍島幕客皆散而此人獨瘴海三季棄
家相隨仍值乙亥獄起趙氏之禍莫測人皆畏避勸
之去而不去竟與趙弁滿謫限而歸非義士而能然
乎此人家居不貧無所求於吾輩而弟必薦之者誠
以不負趙弁當不負吾輩故也丁同知信可人又得
此人使之分釐賑事必有少補勿以額滿爲辭羅以

致之幕下幸甚凡此所論必以處士适濶爲台兄一大哄抵几不省而吾自言吾言耳省不省又何知也惟冀爲民自愛旋節安吉餘不備宣

寄安順菴鼎福書

往在淮上枉辱手荅迨用珍玩西歸後衰疾常苦又遭喪憐悲憂纏汩未暇書尺間事叓未嗣音只有耿結在中伏惟比辰靜頥順養連獲休祉遥區慰仰俯索天學問荅果嘗有所論著近聞爲此學者見而笑之以爲全不知天學妙處只從皮膜說過未知妙處果何如弟雖未見其全書略聞數句話已知其僞倫

悖義一硯之冰豈不足以知天下之寒哉正所謂諸人知處艮遂摠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者也儘好一笑大抵天地間惟陰陽對待而已人神雜糅夷狄亂華理勢固然自古如此何獨叔季爲然賴有聖人賢人相與扶樹而排擊之使吾道明邪說熄降及後世聖人不作治敎不明於是乎侏𠌯鴃舌之音盈於中國雖以東方禮義之俗猶不免漸染而詿誤噫其可駭也已天主之書來我東不過五六秊于玆而西洋曆法及論天地六合之說流入我東已數百秊矣其中曆法頗有可採故世之酷信者並與他說而盡信

之談天之辨測土之法莫不根據於西洋與程朱先儒之論一切背馳弟自童孺時已爲憂歎輒料其天主之說終必誤蒼生今果不幸有中其亦運數使然難容人力而然歟有天地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聖人之道無他只脩明此理而已大經大法明白平坦無一虧欠無一滲漏而自楊墨老佛下至天主之學其說皆出於無父無君以禍天下衛吾道者可不血誠奮發出死力以攻之耶且弟每以爲爲天學者非徒害道賊義又非養壽命之道也何則儒家之對越上帝乃謂尊敬此心也非此心之外

又有上帝可以對越也禪家之學亦欲使此心虛靜
而已與吾儒所論不甚相遠雖以有體無用有寂無
感致有千里之謬而猶不若天學之不求上帝於此
心每念上帝於空外一箇心神終日飄蕩於淸都太
一之所居其覺也與天神相感其寐也與鬼怪相接
神不守舍心不歸宅世豈有精離魄遁而能久壽者
乎其爲不祥甚矣閒老兄擔著息邪拒詖之功大賁
氣力有所論撰吾道幸甚彼之堅守其說不肯屈下
只爲假金未經火煆果有如朱子所謂毒手彈駁琉
璃缾子樿幾何不破碎也嚮所謂天學問答及送別

燕使序別紙錄呈俯賜詳覽回敎其可不可也曾見丁愚潭論性理有曰謂全體中流行者備焉可也謂流行中全體具焉不可此言與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者自相沕合故心愛此句昔季誦之於邵南丈席則邵南丈以萬物各一太極之說折之極言其不可弟嘗疑之終不釋然故今又舉似於老兄欲聞的確之論亦有以復之也餘不宣

答安順菴書

識荆猶難況以塵容俗狀得接山澤仙癯古人所謂吸沆瀣而覩琳琅是何等淸快但恨交一臂而失之

有此鳥難籠之歎方此愁悶如飢不意寵牘賜辱情
話溢幅又如再承高論稍慰戀仰況審歸尋舊隱道
味清裕羨歎之餘仰庸欣慰還園時不得留待未知
諸議謂何而以弟所見飢飽寒煖惟自家知之他人
何可分別粧婆之示令人捧腹手法甚拙不能使老
處子幻出時世粧又可呵也弟陪從隋城臣分粗伸
衰病越添又值嚴寒杜門擁衾了無生意尤不合奉
聞於山牕幽几也聲氣相感果如來教殘年無他事
業幸蒙不棄時以所悟解扣發而敎勉之則朝聞夕
死無可憾矣所望如此以爲如何族弟休吉果是吾

家千里駒期待甚不淺尠今此愼交力學之敎乃是著切珍劑固當以此規勉而繼此加策澷有望於老兄也餘伏枕呼草不宣

與李定州家煥別紙

承諭求見趙氏處子烈行始末甚盛意也僕亦來此得聞其槩招邑校玄昌祚問其詳則昌祚言處子死後其父趙重周告訃於昌祚之父厚澄其書詳記處子臨歿時所言其後重周以其鄉文士所撰傳記來眎厚澄故厚澄家藏弆之今失其藁獨重周書札尚在云昌祚言趙重周本關北之鏡城鄉品也與其十

餘歲女兒千里流離來寓於淮陽後坪村有李其女年至十六七夜有強盜數人纂取踰鐵嶺北走百二十里寘處子於安邊邑治人家欲強逼則處子以計紿賊賊皆散去處子潛取所著裙縫爲男子服爲伺間逃還計未幾淮陽校卒追賊急跡至安邊主人家獲處子與歸賊亦就捕淮陽太守李弘逵召處子賜之座而客遇之杖殺二賊于前以雪其憤居無何玄厚澄爲其孫求婚重周許之適會重周之親族自鏡城來勸歸故土重周遂與處子還鏡城臨行與厚澄約曰婚既約矣諏吉行醮于鏡城其後踰年重周來

請破婚嫌其路踔遠也其季冬厚澄死處子聞之出
涕累日食素與之肉則辭其母問其故荅曰自然惡
心不能食也翌年正月隣人有南賈者歸言吾到安
邊傳聞玄同知生前其孫已他娶云同知厚澄之老
職也處子聞之大恨曰玄同知小人也負心至此哉
遂自縊而死重周書有云處子自淮歸鏡也厚澄臨
行贈之以手書去後亦致書問處子以其書常置懷
袖又平居悒悒有愁歎色語其母曰吾不幸遇賊變
吾實無累孰能白吾身者臨死前一日與其從姊同
宿告之曰吾旣許身於玄家乃玄家之人也夜夢屢

屢見玄同知吾欲歸見玄同知於地下訴此悲懷玄同知二札兄必寘吾懷中而斂之從姊責諭其不可則荅曰兄何不以人理待我也臨死之日顏色陽陽如平常其夜與其母績麻而坐自說逢賊時事顛末一遍曰後人必有鋪張傳說者其母曰汝父母知之而已後人誰知者處子仍於其夜縊死云噫古今女子之節死者何限如趙處子之約婚未成不欲他嫁守信誓而死者古未有也苟其義也古之烈女必有先爲之者也旣失中正不可訓於天下後世則無足述也已且其死有由然矣古禮女子之未嫁也不相

知名女嫁三日始見舅姑則厚澄之手書相贈非也處子之置諸懷袖亦非也何有未婚之前遽以舅婦待之耶由其不知禮卒至以非義爲義輕其死而不顧禮教之不可不明有如是夫僕竊意處子之死非直爲敗婚而已處子逢賊遇變實爲處子終身之耻故居常悒悒苟能辦一死於節義則其心可白其耻可滅古人云烈士殉名烈女獨不然乎臨死以後人之鋪張傳說語其母則其意槩可知也處子之持身不可使有一點瑕累有累欲洗視死如歸可不謂烈女乎哉僕少時常在先君子鍾城任所有一嫗年幾

六十頭髮半華顏膚如玉訟田寺庭吏奴咸指之曰此處女也僕旋問其故對曰此嫗少也許婚於人其人未醮而死嫗欲髽而奔哭父母責而撓之則嫗以死自誓父母不能違卒奔哭服衰終身不改嫁云僕異之問知其姓名今不能記然鍾與鏡隣壤也意者北關風氣强勁其俗輕死雖女子往往有如此者乎北過於剛南過於柔其不在長民者導之以正裁之以中歟然趙處子之義勇豈可不沒於世而僕年老筆退不能鋪述其蹟以耀後人今遇吾庭藻文章必能使趙處子不朽於千古故盡記其事以備採擇庭

藻勉之哉不宣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目錄

祭文

祭任參議珽文
祭姨叔崔處士仁裕文
祭鄭監司玉文
祭亡女李室文
祭宗兄弘慶文
祭亡姪女崔室文
哭朴處士台甲文
祭外舅退修齋申公文

祭亡姊李進士昌相室內恭人文
祭伯姊韓進士德樹室內恭人文
祭亡弟章敍文
祭安兵使宗奎文
祭淑夫人高靈申氏文
祭李進士師言文
祭洪判書名漢文
祭亡女洪室文
祭姨兄崔僉知昊文
襄陽城門祈晴祭文

襄陽雪嶽山祈雨祭文
襄陽雪嶽食堂瀑祈雨祭文
三陟凌波臺祈雨祭文
三陟龍湫祈雨祭文
江陵青鶴洞祈雨祭文
江陵萬德峯祈雨祭文

祭文

祭任參議珽文

嗚呼微言絕矣冥契休矣孔融既亡北海樽前賓筵蕭瑟謝安不在西州城下花樹凄涼爾正平之海內知音叟是誰也羊長史之醉後痛哭豈徒然哉惟我令公家世簪纓風騷冠冕三峰並秀邑擁眉山之庭八龍齊飛名擅潁川之里家傳青箱之舊學人推白眉之最良王尉風流濯濯春月之柳劉公標致軒軒半天之霞被服陸離如杜蘭香錦裂下天孫機杼文

章浩淵如趙夫人綳包羅大地山河爲文最嗜歌詩
旁通筆翰餘事兼治科學大鳴膠庠歷落青雲早闡
黃金之籍出入文陛久盛白玉之堂盖其論思獻納
者亦多不獨言語文辭之可述星軺鶴野壯遊之馬
令逵回月桂蟾宮前度之劉郎重返徐勉只談風月
天官擢沔水之班賈島每喜敲推巖邑寄長江之碣
若乃文鑑霜烱師曠之鏡十枚試眼潭空離朱之針
千里得一顧而增價士爭求伯樂之知若三尺之無
私人不怨廷尉之當凡臨闈掌叡之任輒掉鞅持衡
其間今年陞國子先生儒冠相賀上界闕修文博士

仙召遽催笙簫下迎鸞層霓於雲海旗鼓無主哭殘
兵於詞垣大澤龍亾蕭蕭而風景華表鶴去沈沈而
月寒獻慶始也雲泥之塗懸久矣江湖之夢渴焦桐
不遇甘作爨下之新獘箒自珍妥擬篋中之寶悲歌
激仰薄遊長安片言吹噓晩逢先達若華四照錯姸
媸於無鹽鐵炭隻懸眩錙銖於燕石竟發識於芙蓉
鏡下遂嚮慕於桃李蔭中未及謝鉢於門前先驚柱
騶於巷曲蘓子由見終南黃河又拜歐陽氏得盡天
下壯觀李太白以隴西布衣始識韓荊州不顧侯封
萬戶齒牙借譽飛木石於青霄題品過情抗燔火於

白日薄技見賞每慚楊雄之雕虫清談留人屢蒙班
彪之屏案羣書在誦酬酢或舉其全篇試卷如山黜
陟盡記其大畧醺其風義則如飲千日之酎聆其言
議則勝讀十年之書逝水飛花誰識俛仰間事蒼松
茂栢虛倚神仙中人客燕低回珠簾誰捲斷鴈哀呌
琪樹先秋春草池塘恨入催詩之雨古柳門巷愁連
送酒之花悲夫伯道無兒畜琴書而誰主考叔有母
曠庭闈而先歸頽齡不周於星躔僅免稱夭亨衢未
極於霄漢無由展才然而身名兩全脩短足說賢愚
同夢得喪休論竊自悼恨而靡窮者驥尾蕭楷韋蠅

附於千里魚腮浩蕩但鮫淚之雙流纊息尚說項斯此言銘骨瓣香敬爲曾鞏廣靈鑑衷一慟長辭千古永恨尚饗

祭姨叔崔處士仁裕文

嗚呼小子於公之歿也其可有淚乎哉世苟有知公淺者固可以無淚可以無淚而有淚尚可謂知公淺耶公之生平達觀於萬物之表視世人之所自以爲榮樂而羸粮以趍之者漠然若雲鴻之睨蠛蠓而優遊自放於杯酒酣歌之間則熙然若春花之帶時雨軒冕不足羡威武不足畏才者不足與友不才者不

足不與友凡窮泰喜戚死生盈縮皆不足嬰吾懷而
亂吾慮也斯豈非古之所謂達人者耶以公之文識
不見知於當世而曾不足以爲公惜也以公之才局
不見試於邦邑而曾不足以爲公悼也以公之名閥
不得祿於延世而曾不足以爲公恨也小子於是乎
可以無淚矣況父母猶吾君也子弟猶吾民也一家
猶朝廷也親老而殫志物之養弟弱而盡撫愛之勤
訓子嚴而御家衆有制門無間言而庭下未嘗聞喧
譁呢亂者戶宇之內琴書几案秩然有常處其子弟
敦睦顔貌言語恂恂出入入家見者皆目爲法家子

此則公之得於故家遺敎者使然而仲尼所謂是亦爲政者也何待得位於朝有君有民而後謂之政也哉然吾所以私慟而無窮者又有所不自抑者公之於小子以契則父執也以親則姨叔也以舊則出入門下數十年于玆矣往年小子僑居漢之南而驅驢于京則足未嘗不先于公之閾而公之視之也不以故人之稚而猶吾稚也公之二胤爲吾之從母兄弟而其季幼從余學小子之視之也不以從母弟而猶吾弟也方是時姨母無恙而不隔於閨門之見公亦貌尙充志氣不衰招余侍酒命韵授紙竟旭迭宕如

登元龍之座所聞無非湖海偉談何其壯也六七年
來姨母捐世公亦貌不遽衰而若沮志若退氣若疲
寥寥若子綦之嗒而維摩之病也小子固疑其懲而
今乃覺其爲兆也噫去來者九衢之行人也存亡者
一席之離合也日暮酒行投袂而起顔色不變者丈
夫之無吝情也今豈敢爲無益之悲惹公句天之笑
而小子行年未三十閱哀樂盛衰之事於公家而虛
堂明月但留樽所舊庭苔色稍侵履綦公寢而不寤
我號而莫聞踟躕而不忍去尚庶幾一語而卒不可
得使人生而無淚則已有則其又可制也公之疾病

小子適有官守於　西陵之下不能以時診問而及
來視之則公已不能語矣公之歿也又滯直於起居
注室休沐有時不能盡陳孺子先往後罷之禮公之
窆也又有南徼掌駒之命辭朝有日奔走塵鞅沓糭
之地未遂臨穴之哭此日此心俯仰皆怍公或余恕
余實公負來餞寢門腸絶而已靈如有知尚或歆此
單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監司玉文

歲庚辰之臘榮川鄭令文皐復于海西按營任所明
年正月柩過于龍仁後生李獻慶實廬其路傍適丁

毋憂禮不可弔以疇昔慕仰之私不可無東㽞之奠
故使族人廷瑞齎誠致虔操文哭告于靈輀之前曰
嗚呼士大夫與人交相愛必以衷相信不以貌則年
不間乎老少地不隔乎遠邇斯道也古有之而今也
稀一有之而今又亾噫其可悲也小子生此世已四
十有三年海內交遊非不多矣把臂促膝敘歡讙接
慇懃者遍國中愛有所不浹則情有所不孚情有所
不孚則言有所不盡若是而稱曰我與彼相愛信可
乎公之於小子以年則少吾父三歲矣以地則南阻
嶺千里也宜其禮相疎而跡相濶也公宦于京歲或

一至小子屢屢往候焉或數語而退其意已諭其後
公與吾父俱宦于北海上數千里小子省父而往過
公而宿公以故人稚子待之加厚而至其肝膽相契
意氣相許有踰於同輩行朋友留與語連夜劇談古
今治亂人物賢愚公無所隱余無不盡竟數日未已
既歸充然有得蹺然自壯以爲浮世之一快非相愛
信能然乎公今歿矣海內人士徒擾擾然多吾誰與
愛信公之行誼志操文章吏績世人皆知之世人皆
言之小子復何言姑言其小子之所私慟者以爲公
訣公其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亾女李室文

亾女李室死踰月阿爺𫲞慶欲綴數行文以告其靈而淚承睫而筆不下氣痞肓而辭莫吐毀藁投硯卒不能就以今甲申五月十五日丙寅靈車將駕歸于湖西終不可無單辭片言以送之玆忍哀抑慟強筆而略言之以告靈几之前曰嗚呼汝其生耶死耶以其霎然有形者指之謂生而寓於形者未始生耶以其倏然歸化者指之謂死而乘是化者未始死耶死生如斯脩短奚論以汝之達識通性必不慳情去留將與一氣之屈伸同其消息而貊然無喜慽於其間

吾獨嘐嘐而哭汪汪而涕其如不智何汝之生也端莊而幽靜和婉而皎潔如玉不纇如氷不塵表裏瑩徹如淸酤之載瑟瓚而尚之以芳香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傲戲之辭不形於言語簡重寡默其容寂然在父母之側常有柔色一順親旨誠意藹然吾上奉老親下有羣稚而汝母衰病不堪爲女工故一室之內上下裘葛之供大小針線之勞一委於汝汝終日孳孳於組紃刀尺之間晝夜不休未嘗有厭苦之色精工敏速見者吐舌至於錢帛財産若將浼已絕口不談父母不之賜則一不求索人有干請在所當

與則無所吝惜在所不與則亦不妄施不喜談人過
失未嘗疾言遽色皆其天性然也自幼聰穎不待敎
誨頗解文字吾知其有異才常憂之曰自古女子之
工文詞者鮮不薄命遂不授之以書稍長只授小學
書數卷少微通鑑六十板而已讀至數過輒能成誦
終身不忘見識志尚超脫於兒女子偏滯之局而寔
多暗合於士君子之行吾嘗奇愛之曰吾門其替乎
汝奚不爲男也見吾之道不諧而官不遂常以恬靜
自守爲勉以營求干進爲戒其言實有契於吾心吾
之堅守東岡安分俟命得免爲喪志辱身之鄙夫者

亦有賴於入室之箴規故吾嘗以汝爲知己之良友
針磁膠㯃猶未足以喻橋梓相得之樂而今其轂矣
吾有懷而孰話語之吾有過而孰規諫之吾自喪汝
以來益無意於此世矣一畝之宮數頃之田以沒餘
齒期不負汝言而已嗚呼吾生八子女多不育唯二
女一子在而汝爲長女餘皆幼弱汝十六歸于韓山
之李而婿又佳文藝早成可期以顯達吾每賢而重
之以爲中郎書籍有女可遺昌黎文藁其婿可托孰
謂汝先溘然而汝婿單寄舊館漠然無所向如失侶
之鴈辭巢之燕而吾之垂老身計轉益寥廓是何造

化兒憎嫉我甚毒我沮敗我事一至於此哉婦人以夫家爲家而汝成婚六年一行榛栗之禮於其舅姑留數日而還相距數百里僕馬不具勢不可繼繼往拜而且汝夫家兄弟衆盛妯娌之侍在汝舅姑之傍者不爲不多吾與汝母唯汝是依不忍一日捨汝欲待汝弟之稍長可以替汝然後送汝于夫家亦未晩也吾以是請於汝舅汝舅亦慇而許之汝口雖不言貌常慼慼有戀慕舅姑之色故吾每慰喩之曰事舅姑日長矣必曠一二歲何缺於情舅姑書札雖赫蹏小紙必謹藏之不敢他用愛敬之篤摯類此而使汝

終不得更覲舅家爲汝泉下之恨者吾實任其咎吾負汝哉吾負汝哉汝病汝舅來診其症汝歿汝舅來撫汝屍今又歸汝骨于舅家先壠之側生不得相養以爲安而死猶得相依以爲樂長逝之魂庶幾少慰於土中耶最可悲者汝無一箇子女可以寄汝之典刑在吾則數十年鞠養之勞如鏤氷而氷已銷在汝則數十年生世之跡如印雪而雪無痕將使後之人何由知吾以汝爲女汝以吾爲父耶吾嘗紀汝之行納石壙中以慰汝寃而吾文不及退之女挐之名又可保其不朽於千古耶汝之始病也吾自北海謫中

嘗宥新歸見汝顏貌頗瘦悴且有咳喘痰飲之疾吾以爲秋冬寒凉之節例多有此不以爲慮旣及累月始用醫技卒至醫技窮而無藥可繼然後猶以汝骨相强緊精彩英發必不與朝菌蟪蛄同其息滅故恃而不恐謂非二豎兒所能殺却一朝至於斯天耶命耶汝父之不慈耶醫藥之昧方耶始病而吾不知爲憂不得逆折其萌孽浸淫銷鑠轉至於根深蔕固而吾又矇於藥理付之庸醫竟致其夭吾實不慈尙誰怨尤雖然吾與汝母年近五十疾病侵尋俱非久象今雖暫別於人世終當相會於地下何必眷戀悲係

於萍水適値之因於蒙叟所謂大夢之中耶汝今行矣桑梓蒼然魂魄遲回餅餌茶果以餞以慰長言大慟千萬不盡嗚呼哀哉尚饗

祭宗兄弘慶文

嗚呼吾兄之歿孰不曰善人亾不可護者慈良之性不可及者敦睦之行而小弟之所私慟不但如是而已吾門不可一日無吾兄吾兄及事諸大父自吾先陂谷以來故家遺聞嘉言懿行吾兄盡記之所以奉祖先訓子弟勉宗黨者皆以是爲率故後生少年事有所可疑莫不就而質之待吾兄如春秋時歷數甲

子之絳老東漢時達練故事之黃瓊而小弟自髮未燥事吾兄幾五十年居又相近得朝夕往來於東巖芝洞之間染之耳目熏之情性者比他人爲多且久心會以奉之大蔡以敬之自今以往則如棄壷於中流失相於冥塗先故事實誰有能道其詳後生少年於何所質其疑小弟無所依恃而吾門其殆矣乎吾兄生後吾先人一歲歿又先一歲聞喪之初吾先人哭之慟曰生也後而死也先使我悲何哉命獻慶曰吾老病不能往汝其往吊死問孤以來獻慶泣而對曰謹受教旣而憂病泥之踰朞而不果往不孝無狀

奄至大故有喪者禮雖不出弟敢廢先人之命而不
一哭訣於吾兄耶遂以是大慽淚俱西走數百里來
伏靈筵之前致先人之命而舉目不復見溫然之色
傾耳不復聞琅然之音升堂則素帷空垂陟壠則新
草已宿徊徨哀號但爲鳥獸之蹢躅而已坡平之山
吾始祖以下十世墳墓之所寄也吾兄老歸其下死
藏其間上以進陪先靈下以從遊親族地下之樂反
勝於人間而小弟年纔踰半百而孤露無依孑孑而
處踽踽而行其生也可哀而其死也堪羡由衷之言
入骨之痛非吾兄知之誰復知之薄具以薦蕪詞以

訴靈如不昧庶幾來格一慟腸絕呑不復宣嗚呼哀哉尚饗

祭亾侄女崔室文

維歲次丁亥三月乙丑朔十六日庚辰伯父獻慶銜哀齎恨遣女婢次粉以炙鷄淸酒之奠操文哭訣于亾侄女崔室孺人之靈曰嗚呼汝死汝命歟父母之數歟吾家之運歟以爲汝命則以汝之和婉仁順而不克蒙其佑耶以汝之堅實完厚而不能久其生耶以汝舅家之繁於子姓而不得與其祿耶汝之父母多產子女皆不育四十之年只有汝一女成長吾亦

產育甚衆率皆夭於襁褓晩有若而子女而往年長
女出嫁未久而死數與運其可知也汝不幸生於吾
家而爲汝父母之子正如顔回之生於衰周雖仁而
不壽則是果父母之數吾家之運而非汝命也審矣
緣吾兄弟之薄祿窮相使汝不幸以汝之和婉仁順
而不克蒙其佑以汝之堅實完厚而不能久其生以
汝舅家之蘩於子姓而不得與其祿則皆吾與汝父
母之咎也汝可以怨乎吾而吾無以怨汝之遽去也
雖然有曹參而後蕭何死有蔣琬而後諸葛死有中
子而後夷齊逃有阿奴而後伯仁歿自古忠臣孝子

之死也皆有所託其君父而後得以瞑目今汝無人於父母之側而決去而不顧藕氏之言曰管仲何以死哉苟以是責汝之死則汝將何辭以解而亦何能瞑目於土中耶吾嫂氏自產汝以來仍嬰奇疾沈淹數十年不離床第汝之幼也乳哺顧腹不及他兒及其稍長扶護救藥汝專躬當夜不解帶暑不開戶憂苦艱厄備經萬狀至於婦道女工之事既無慈母之教亦汩沒於救病不暇學於他人而卒亦能徧爲而無不及於人者柔色事親誠意藹然慎默寡言動遵禮儀蓋其天得也擇仁善之門而歸于崔氏婿又賢

有才可期以成立故吾嘗謂汝始雖瘁感而終必亨快亦一理也孰謂汝之大限止於今年二十而理有不可知者耶其亦汝命也夫吾之長女先汝四年而生先汝三年而死死如有知必當相會於地下爲我語汝姊曰吾行年四十九鬚髮白者已過其半牙齒多脫落兩眼亦昏花燈下不辨細字皆非久象別日無幾而見日何遠云可也悲夫汝往舅家無多月而聞汝病聞病無多日而聞汝喪今又踰月而聞汝之將葬始之以東西之濶而終之以幽明之隔何其不寢近而愈遠也相距數百里僕馬不具憂病泥之生

訣之違而死斂之不及號不繞墳奠不親舉汝視吾猶父而吾不能視猶子也長望大慟遥寄淚墨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哭朴處士 台甲 文

維歲次丁亥二月乙未朔初七日辛丑姻家後生完山李獻慶謹修薄奠操文哭訣于處士咸陽朴公之靈曰嗚呼不佞悼公之歿爲之輓詩百有餘字一字一淚淚已百餘行矣更有何餘淚可以告訣於公耶雖然與公訣其宜有淚乎其宜無淚乎今人於公之歿有惜之者有悲之者有羡之者惜之者之説則曰

才器之優而奚不試其一二也詞學之富而奚卒蹇於一第也世閥之華而奚不needed於一命也其歎也咄咄悲之者之說則曰我親黨也是嘗於我乎敦睦矣我士友也是嘗於我乎愿慤矣與隣居者思其寬爲僮使者懷其惠其哭也嗚噫羨之者之說則曰旣仁矣顏回尚可夭況久視而下壽乎旣文矣子夏尚可晳況有一子若孫乎又況鄕里稱善人如馬少游者乎又況體其受而歸全如曾參者乎又況貧如原憲之糟糠而豐邈於季氏賤循絳老之泥塗而榮倍於胡廣耆乎其須也嘖嘖惜之者其言世俗之見也悲

之者其言私好之情也羨之者其言君子之道也是
三者吾從其君子則其宜無淚矣柳子厚哭張後餘
之詞曰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所謂宜賀宜
歌則今羨之者之說也弔與哭子厚旣謂之過矣吾
又何效雖然公之長子爲吾妹婿弱冠而死有婦依
舅垂二十年而公歿而失所依以哀不佞之惜而悲
之者當倍於人雖信羨之者之爲君子而世俗之見
私好之情又烏可廢也況賀盧非所歌殯非禮姑誦
子厚之詞侑茲單觴更彈餘淚一慟長辭公其知也
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外舅退修齋申公文

維歲次庚寅八月乙酉朔二十二日完山李獻慶敬具菲薄之奠操文哭告于外舅同中樞高靈申公之靈曰嗚呼自子思論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而知古今之不相諧也自孟子論夷淸而惠和而知淸和之未易通也苟有古而能俗淸而能和者則其不在子思孟子之所許乎哉惟我外舅申公其貌和而栗其辭溫而厲不求人之愛而人自有不能忘不求人之畏而人知其不可犯蓋其所得乎天者如此而考其待人接物居家處官之跡則絶纖悉於乾餱避細嫌於

瓜田繩檢不踰於尺寸而毋至於駭俗人情必通於
上下而曲爲之推恕柔嘉維則有賢愚皆悅之實平
坦易知無卓詭近名之行謂之諧於俗而一於和可
也而至其所讀者聖人之書也所存者古人之志也
所修飭者儒者之禮也所取予者君子之義也方其
少科而仕未顯也利誘者幾人而公則曰我自有良
貴也禍怵者幾人而公則曰所惡有甚於死也以如
不勝衣之體而有賁育不可奪之勇以浮泥清濁之
行而勵古人特立之操寡言簡笑礱包拯之河清杜
門固窮類袁安之卧雪倘非所謂古而能俗淸而能

和者歟小子處公之門下幾四十年爲老門生見公之謹於奉先誠於追遠且讀居憂時所編禮說六册而知公之篤於孝親生事死葬祭以禮也公之兄弟姊妹無先業可依無夫家可歸者皆賴公俸廩餘資有宮室庇身有土田糊口子女嫁娶疾病死喪衣服粧奩藥餌殯斂之具公皆殫心力賣家産爲之拮据則知公之篤於慈友不以有無色難也公之窮族貧交來京師者多歸依之凡有營幹必爲之極意周旋方便指揮則知公之厚於親舊爲人謀甚忠也世之知公者大槩如此何待小子之言而若其古而能俗

清而能和非小子言之恐世人之未盡知也公果許以知言耶其不知言耶抑猶有所未盡言耶公與吾先子不獨姻婭之爲好而道義相許小子往公家則先人送必戒之曰汝舅汝師也每事咨而行之受教惟謹故小子在公之家侍坐終日不敢憚長者之側而偃退於私室者誠以公之聲音笑貌皆足以觀感而薰陶也且不敢違吾父之戒也公之待小子亦教誨不倦一言之失一動之過無不規砭自壯而老自科而宦成就指導皆公所賜昔呂滎公以正獻公之子爲焦先生之門生得成其德器嘗歎曰內無賢父

兄外無嚴師友難乎有成也滎公之所自喜者小子亦有焉小子不孝無祿再昨年先人下世廓然追慕反求於吾身則所學於吾先人者五十年而猶有未盡學也今年公又捐館慨然回想反求乎吾身則所學於公者四十年而猶有未盡學也舊學日忘新疑莫洛則幾何不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風樹之號樑木之慟數年相繼餘生孤孑撫膺摧心何所控訴噫公之壽踰七而望八非不遐矣而責報于仁人則猶有慊焉公之秩由緋而躋金非不顯矣而較爵於齒德則猶有憾者沐　聖朝優老之澤前席密邇賜

賚優蕃而桓榮之車馬獨闕典五邑分憂之地吏民
寧殖經綸畧布而仇香之枳棘非所然而生而鄉里
稱善人如馬少游歿而墓道無愧色如郭有道則所
賀在此何憾乎彼遠日將迫靈車已啓迎哭路左聊
薦薄具平生瓣香敬爲公訣公其知也耶不知也耶
嗚呼哀哉尙饗

祭亾姊尹進士鼎相室內恭人文

維歲次庚寅八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舍弟獻慶
謹具菲薄之奠操文哭告于亾姊恭人李氏之靈曰
嗚呼孟子有言曰父母具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弟昔

誦斯言而自喜曁自庚辰至于戊子九年之內兩親
下世讀孟子書廢此章久矣猶幸兄弟姊妹之無故
何姊氏之不淑又使吾掩卷而失聲兄弟姊妹之雖
衆生之先遠於弟者弟不得同其幼也後遠於弟者
弟不得同其老也弟與姊氏生先後不遠故幼與之
同戲老與之同憐秦楚之人數日同塗尚分歧而黯
然何五十年之親愛一朝決然捨去而不吝男出仕
女出嫁間以數百里之遠往往相面遠則十年近亦
數歲嗟逢話之怱怱每離魂之悠悠旣行期之不告
遽訃書之相遺豈齎怒於稀合無往復於將離姊氏

以柔嘉之德孝友之性配君子事尊章一無違於女
士之行天又錫之以純嘏夫婦偕老男女成長內外
孫亦繞膝成行而長胤嶄然見頭角以詞翰名世可
期以顯揚姊氏又氣稟精剛素無疾恙意謂胡考之
年子孫之宴金魚施施酌不勝籌豈料天和遽剝於
微痾年轂未及於下壽君子切斷絃之悲諸郎興洌
泉之思耶以本生言之則先考之喪期未畢以所歸
言之則尊姑之宿疾方革以姊氏誠孝何忍喪不終
哀病不卒養耶始而羸毁終焉煼煎以促其天年斯
其爲孝賢遠乎人哉今年六月庶弟死踰月而姊氏

又逝聯翩歸侍慈孝冥依如弟後死何由羡也姊病而弟不得煎藥燃鬚姊歿而弟不得伏屍極哀遲弟行之遠來悵魂魄之安跡悄乎言而莫聞邈乎容而難接風披披於素帷尚依俙於裙帶月淒淒於玄柩猶彷彿於牀几修薄具而自薦極肝臆而馨訴靈庶幾乎一來歆余觴而毋吐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姊韓進士德樹室内恭人文

維歲次辛卯十二月丁卯朔十九日乙酉完山李獻慶謹以綿炙之奠操文哭告于亡姊恭人完山李氏之靈曰嗚呼弟何撰而哭吾姊氏耶自近歲以來一

年悲於一年自今秋以來一月悲於一月如欲些二而
招乎極楚客傷心之賦而不足以洩此恨也如欲文
而誄也借建中銜哀之辭而不足以罄此懷也弟何
撰而哭吾姊氏耶自吾兩親下世藐諸孤有若而姊
妹兄弟而未再周朞至去年庶弟孱慶及仲姊尹氏
婦歿又踰年至今秋姊氏歿姊歿之踰月庶叔景膺
及仲姊子重謙又歿又無數十日至今月初二季君
章叔歿孟子所謂具存無故之樂昔也殆近於四紀
潘岳所謂夙殞多喪之慟今也並萃於一時或間以
歲年繐經之制纔卸而復加或間以日月斂殯之具

甫訖而旋備生者號呼寃莫訴也逝者徘徊魂莫慰也弟何撰而哭吾姊氏耶自姊之有所歸也畿湖水陸聚散幾番而中歲以後弟家駒城姊在京師弟宦而遊京師必以姊家爲歸昨年九月姊來駒城同過先人祥事姊告弟曰湖西之瑞山卽夫家故鄕也余方歸老於瑞汝其一來視我也弟對曰此去瑞山累百里雖未能月存而歲省差過數年卽姊之回甲也弟將以酒一觴肴一盤往賀於婺席姊爲一笑相勉無恙而別孰謂今歲之哭不待甲歲之賀耶姊年雖衰邁顏貌尙旺又無疾病南下以後往往有違豫而

弟聞而不憂者恃姊之精神筋力不衰平素也恃姊之仁孝安靜宜獲遐壽也之數者皆不足恃而遽然乘化則豈姊氏之誠孝不忍終天之訣而欲追先父母於地下歟抑以孔懷之情或後於先死或先於後死招呼提挈怡怡於冥漠之間歟脩短有命來去有時非人所可測度而姊氏以柔嘉之德淑婉之容幼不違姆敎長不愆婦道忿怒之色不形於顏面呵叱之聲不及於婢使四時之氣偏得春溫而宗黨隣里皆稱爲女中君子若天報可責也惡得無憾於壽不稱仁耶聞姊氏之卽遠有期擬遂臨穴之哭而景曆

病甚悲願得生前一訣故弟乃東走竹州而送章叔南走會葬于瑞章叔到瑞三日得病旬有餘日症形濵危弟自竹州持景膺之喪還歸駒城而章叔之病報適到弟又轉而南馳三百里省之則章叔已皐復而含歛矣姊亦入地已八九日矣撫柩于堂繞墳于山天涯死別此慟終古仰天叩心星日慘悽毒禍凶割叢鏑於未死之一身我生之辰月于何宿而薄命竆奇乃極於此耶猶可以慰姊魂者中堂琴瑟君子偕老一室瑤瑜子女成行而胤子秀朗翹楚藝苑門戶之慶左契可責較諸章叔之生無一箇血屬死作

異鄉孤魂不翅幾百籌加勝姊若有知庶其不悼於土中耶嗚呼章叔之柩西還弟不可留今將行矣來不吾迎去不吾送豈姊之有憾於弟之遲到歟邈乎容而難接悄乎音而莫聞愛猶可斷德何由忘寢門長辭情溢聲吞尚姊毋怒歆此隻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弟章叔文

嗚呼君與我皆達人者非耶四海皆兄弟則吾何憾於終鮮天下猶一家則君亦何恨於客死也南方不可以托些魂氣無不之也君其歸故宇而在我側耶抑厭世坌濁驂鸞鳳而朝羣帝耶抑登閬風而過蓬

萊爲仙子采眞之遊耶君之南去也吾未及面別吾
聞君病星夜奔馳而君又不肯少須曳遲待伏尸極
哀而君不我慰也扶櫬西還而君不我慼也何平日
塤篪之樂今直爲此漠然汎然耶平生文章國人誦
之居家行誼士友賞之而天資重厚言不出口則孰
知李將軍之桃李三場壯元才未及展則孰察王丞
相之志願吾以罪黜君又短命則百年世祿之恩報
答者誰也君旣無嗣吾兒繼殁則先人詩書之業承
述者誰也數年以來同室之親多至十喪而吾以老
白首獨留人世煢煢爲一窮人君死堪羡吾何必悼

君我生良苦君亦知憐我耶石城之下從先人藏君其奚慽將立君後以承君祀君又奚憾百年知心奚假文爲千古永辭吞不成聲臨紼奠酌一慟腸裂靈如有知庶來鑑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安兵使宗奎文

嗚呼去秦遠者見似秦人猶喜況與同朝者乎泛愛猶然況於賢者乎敵以下猶可悅而敬之況帥事之者乎某與公趣向雖異塗縉紳間往往聞公當世儒將也國之干城也傾意已久獨恨無啣盃酒接慇懃之歡前年夏出守青海未到喜得公爲節度於此州

德宇可庇也既到拜公於軍門望見公高準豐頰疏髯秀綠威容可敬也公亦憐羈宦之同懷喜親知之晩遇簡略禮數以老賓客待之某輒掀髯鼓掌於樽罍之間移晷劇談亹亹不厭而敬畏愛慕之實固在於禮貌言笑之外也其年冬請由還家道上馳奉詩一首於公公亦以書覆之及其還任遽聞公訃於中路若夢非眞久猶不信潸潸之淚已承睫嗚嗚之哭已出喉矣令子趨覲未及遲待親愛莫隨褊裨視殮幽明結恨行路掩涕嗚呼彼蒼胡寧忍斯風悲大樹堞掃長城傾朝爲之傷歎咸致惜於才器邊氓爲之

奠酹各含感於遺愛知公深者固止於是而已乎謹於禮法跬步不踰於繩尺篤於忠孝遺敎至形於絶筆擧一槩百嗚呼賢哉來哭舊館素帷空垂敬陳薄奠靈輀將駕嗟乎此別送以千里隔以千秋孤寄塞外誰依誰仰誰與晤語誰與飮酒有疑誰質有事誰諮見旌翣之前導尙然疑於旐纛聞鈴鐸之齊鳴猶惝怳於鼓吹靈庶幾兮復來肯顧歆於單觴嗚呼已矣一慟長辭腸絶而已尙饗

祭淑夫人高靈申氏文

丁酉四月完山李獻慶出守青海淑夫人高靈申氏

疾病沈痼臥在床褥不能遠從於千里之行竟以其年九月初九捐世獻慶聞訃慟哭請由歸家仍以十二月辛丑營葬于石城山下先人之兆前二日己亥謹具薄奠爲文哭訣于靈几之前曰嗚呼獻慶與夫人爲夫婦四十三年於今俱爲六十老矣孰謂偕老之好而不能面别於死生之際耶夫人之淹病已累年而尚能久延至此獻慶之北行也期以半歲後還歸相視故恃累年之久延輕半歲之暫離孰謂久延之不可每恃而暫離之卒至於長訣歟嗚呼悲哉夫人每言曰吾産子女甚多而今在目下者但有一女

餘皆零落臨老顧懷自悲無一毫留戀於斯世者惟蘄及夫子之在而早畢年命使夫子收吾骨耳及病革以書告訣而亦無怛化之語乃知夫人誠無愧於知命之君子獻慶亦何必嘐嘐然哭極哀爲達理者所不取耶所可悲者獻慶自少貧窶且拙謀生賴夫人之勤力中饋給饘粥繼裘葛使獻慶得以忘家累專意爲文章卒以成名及其時命不利宦業不遂則夫人又勉以杜門自守絶意外慕曰吾與夫子竭力營家亦足以事親奉祭無闕子婦職豈必須官廩爲也獻慶感悅其言終能守分安命得免失身於仕路

雖謂之夫婦而師友可也夫人和而剛婉而有制苟
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予獻慶自以與素性相合故終
始之愛無間今其先歸後死者將奈何然死有先後
終必同穴古所謂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其
又何悲也吾先父母之塋及吾弟章叔之墓在其右
亡兒廷鄰之墓亦相望而近魂歸于玆亦足樂也魂
兮行矣長言不如忘言我不知所言言止乎此魂兮
有知倘知心於言外一慟長辭腸絕而已嗚呼哀哉
尙饗

祭李進士師言文

李上舍聖兪歿於湖西友人完山李獻慶遠不得躬弔經年之後爲文以遺其家人使以酒炙讀告于靈座之前曰嗚呼聖兪非忘余者也余非忘聖兪者也余往在東海上聖兪自西南海上貽書與詩雜以嘲諧如平昔余明年西歸京師猶意聖兪無恙雖半千里外未卽復書爲信無日不往來余懷擬以早晩一答其意誰知聖兪之觀化上升距其貽書時無幾月日也去年冬因聖兪之從侄夏運甫始聞其訃則墓草已一宿而卒者亦期而練矣居旣僻路云遐訃問之不以時無怪也魂夢之相通無遐邇一也奚不一

來余夢告余以其亡耶聖俞果忘余也余果忘聖俞
也以四十年親愛之情至於死而忘之嗚呼其可悲
且愧也然人之死也於世間緣業一切忘之則聖俞
之所忘非獨余一身也余以未死也故聞聖俞之喪
哭失聲以號摧中腸以悲然則忘余者聖俞而余非
忘聖俞也然忘者不自悲不忘者悲人其果孰爲苦
而孰爲佚耶噫世人之佻佻而獨脆脆也世人之蔽
蔽而獨坦坦也性情之寬廣而削畦庭也笑語之和
怡而絕修飾也雖余之性褊而久與之處自不覺其
漸化麗澤之益不但在同研文字之間而已聖俞雖

窮而不達非才之罪也訓誨其子以文鳴世科顯在朝旣又教誘其宗黨子弟稍稍以文業興起異日門戶之盛大自聖兪始豈異其文中之學施在房魏歟嗚呼聖兪今其已矣余將疇依雖歲籌差池並屬衰耄歸有先後終必冥會相别無幾又何深慽緘辭遠寄吞不復宣嗚呼哀哉尚饗

祭洪判書名漢文

嗚呼我公杞梓長材圭璋令譽世篤忠貞茂著功諸有煒其文豹蔚翬翥有芳其操桂烈蘭香陳于朝廟諧咊鏞笙牧于州藩濡煦雨暘 王懋乃績恩誥曰

颺飛極其翰振于青冥合止有時如樂一終卓踔坌
壒觀化帝庭宸旒惻楚朝市哀傷天之殲良奈如蒼
生公則無憾歸以完名士稱贍敏人惜慈良我所知
者獨深於衆婚姻之故熟其内行孝友無愆威和兩
並有法家風自躬勤敬平易近俗志則高尚天資雅
飭儒者之像依依孔墻戀係不忘昔與談論意氣慨
然自傷羸弱知不永年有志未就恐負斯文知德者
稀熟察所存余以無能披所相許商確齊潦綢繆話
語雙鶴橫海差池其羽二十餘年如桴應鼓流萍在
水有散終聚十日臨瀛平生一遇游戲扶桑手搴芳

杜鯨龍駭呼問發秀句我自北塞公則西槎萬里之
別書有離歌歸示囊詩三百其多問以雌黃羡莫敢
瘥紫閣之下有翼新亭同聽松聲月色在庭笑語琅
琅千古在評去歲分手顔色悽然大還有期告以兆
先數月不見萬事千春四海擾擾億兆其人獨我無
儔塊兀一身我鼓誰聆琴有離絃嵇紹能繼玄成有
傳握手一慟淚如飜泉聊慰窀穸指彼火薪柩過我
廬稅于忠原遲遲其旆巨卿在前一盃侑哀些招于
天不爲恒星應在紫垣靈庶來格鑑我告言嗚呼哀
哉尚饗

祭亡女洪室文

嗚呼汝之生也不幸而死也幸吾何必樂汝之不幸而悼汝之幸耶女子生願爲之有家而汝無家矣夫死從子而汝有二子皆不育矣生非其幸而死從君子于地下焉知非幸耶汝生三十有四矣在室無父母之責旣歸有舅家之譽汝舅之兄洪尚書君平嘗謂余曰姪婦年尚冲矣言語動靜自合禮度非渠有異質則君必善敎也君平非妄譽人者女士之行可驗此一言而賢而薄命天理謂何嗚呼悲哉汝婿之歿也汝欲下殉而以尊姑在堂侍養無人故尚延一

縷期以卒孝誰謂天不貸命竟先溘然使尊姑無托
死目不瞑耶汝之舅家忽遘奇禍數月之內死亡相
繼汝又隨之持門戶者誰也奉蘋蘩者誰也汝姑與
舅家祖先之不幸皆汝之不幸則又不可以汝死爲
幸也汝父今亦七十老矣汝母所生幾至十數而皆
不在在者惟汝而汝又去汝父之不幸又如此則吾
以汝死爲幸者直自寬之辭非真實語也將貰船載
柩從蘧汝婿於忠江之上一去而不復返者孤舟也
一閉而不復陽者孤魂也寃乎寃乎此恨千古餅餌
以慰汝飢酒醴以救汝渴汝尚歆此好去好去撫棺

一慟腸絕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姨兄崔僉知文

姨兄僉中樞崔公歿已三年九月初二日乃其終祥也完山李獻慶感念舊誼情懷悱惻遠自東郡馳一官价以數行文及酒果數品致奠于靈几之前而告之曰嗚呼吾兄之厭世而乘化也月已二十五生明矣如流者如彼而不與之消熄者存乎何其琅音猶在耳德容猶在目薰然仁厚之風沁吾肌而不泯盎然冲和之氣被吾體而不祛歟無乃形有時而就滅所以使其形者不亾歟使其形者無賢不肖一也不

肖者死索然而日忘賢者死顯然而愈思忘與思在
人能使人不忘而愈思者在我吾以是知吾兄之賢
也噫吾兄之性在易之四德偏得春之元在書之九
德專主寬而栗入而孝友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
出而交遊賢愚各得其歡心處鄉里則人之敬服如
遼東之管幼安治郡邑則民之愛慕如東京之褒德
矦㣲人過失則寧諷而不迫賙人窮困則雖疎而不
遺此所以一見吾兄者皆稱爲仁人長者而及其歿
也哭聲皆哀倘非所謂不言之化無求之譽耶吾兄
以喬木世家之胄才不後人仕不顯世棲遑蔭塗秩

止僉樞不足爲有德之報爲善之勸而訓成一子早闡科名翺翔臺閣晉塗方啓有孫哇哇蘭芽始茁天施佑仁其將在玆也歟弟與吾兄同自出而齒有三年之長升堂之拜通家之好自幼而壯而及乎中身逮夫萱闈之各盡天年而諸舅皆亡則推其感慕之情而愛吾兄者寧有旣乎今焉吾兄亦逝而弟獨後死皤然爲六十九歲翁矣固知別離無幾會合有期而須臾未死之前單寄此世誰與話舊誰與論心雖有罇酒誰與勸酬遠宦東州商飈到簾屈指星霜秋將季矣感祥期之已迫悲哲人之難作聆落葉而心

愴見黃花而淚滋聊馳詞於千里徹微誠於單觴靈
其知也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襄陽城門祈晴祭文

惟神與民其勢相因靡神曷穀靡民曷禋神司雨暘
自食其仁時雨時暘是謂敬職恒雨恒暘是謂逸德
秋之方仲萬寶咸熟禾黍低昂不日其穫云何苦雨
菑我西成弗日弗旬彌月滂滂岸有崩沙川則包陵
黃黃之野白波湯湯此有浸稻彼有壞梁既銍既峙
迺菌迺蛾何穗不黑何穀不痓婦子奔走號哭哇哇
麰愆厥耕究及來歲神視夢夢莫救其害自闕粢盛

將受其餒民無以供神不其悔民之有罪罰宜吏專
吏之有罪無以民分徼神之惠大聲以聞神詔山川
暨厥蛟龍呵雲喝雨符到淸明疏以凉飈曝以秋陽
蘇我痒稼拯我生靈頌神之賜東海靡竆尚饗

襄陽雪嶽山祈雨祭文

伏以惟皇上帝不能獨理萬方命岳瀆神祇分釐庶
土各聽其邦之政猶牧伯令丞之在方岳州郡嚴乎
其有制令也順乎其有教化也惇乎其有恩慈也如
是而治則是謂率職不如是而不治則是謂瘝官是
故牧伯令丞不敢怠於大君之命嶽瀆神祇不敢慢

於上帝之教大小戒懼奔走承奉□茲襄陽雖僻且
小有土有民有政有教吾　君命臣獻慶爲之守上
帝命茲雪嶽爲之鎭爲之守我未敢自惰爲之鎭神
曷不自勑噫旱旣太甚農失其期民□之其口食而
亦惟一州之禋祀粢盛將廢不供獻慶亦自知其不
才不德夙夜憂恐若阽燎原備災之方恤農之政殫
誠竭慮思所以講求修擧而至於雲霓之興雨澤之
降實惟尊神是主是司神廢其職恐爲神羞獻慶旣
守茲土禮事尊神處若小官之奉長僚是宜有官師
相規之義獻慶有□迷不自省則神宜警告于我一

身不宜濫及無辜同受其咎神有其失而獻慶自處
卑賤怵畏尊威不敢與之爭辯諫止則又非敬愛長
官之道是以不以瀆擾爲懼狂奔疾聲號呼以聞之
惟尊神恕其愚戇而憐其悃誠克恭天職以圖民利
快施甘霈以副微懇則非但守土者賴神之賜得以
仰答我　大君之命于帝之命神亦有辭神其圖之
尚饗

雪嶽食堂瀑祈雨祭文

維神司是風雨陰陽以福斯民而食茲土迄有令德
今神不惠雨愆其期麥已告萎禾未移苗民方號呼

奔走靡所控告以神之仁愛下民不應若是之恝將
吏惰其職獲譴于神顏淵魯之匹士尚不遷怒以神
之高厚博大天地同量而吏之怒而民是遷將謂神
何誠惶惑愁懼不知所出來請命于尊神下執事吏
誠有罪惟吏在罔以奪我民食以瘠上帝之赤子婉
孌神不顧聽我將操幣與牲改請命于他神仁胡讓
人神亟圖之亟霈其施以光神顯休德尚饗

三涉凌波臺祈雨祭文

伏以四海麗地東海爲宗德厚無疆厖恩鴻功厥有
波濤沃于壤穹覈有蛟龍從以雨風奚往不濟奚施

非澤岸海爲邑陟州最瘠靈神所庇民賴生育告旱則霈告潦則暅自古迄今顯錫民福今玆之旱亦孔之酷奚莫不念聽縱魃驕驕田疇龜拆穀苗焦焦南山之豆亦既枯落北壠之禾云何函活農夫大窘遑遑恤恤不才守土省愆自責病不躬詣遣副控臆高臺翼翼其玉雩其石神來洋洋文鯉前躍滴我馬鬛奚惜一勺噀彼風雷只須一擻雖則秋矣尚或可及降以甘膏蘇我痒穀報祀千秋神食不絶神庶歆格不徐其亟尚饗

三陟龍湫祈雨祭文

伏以湫以龍名蓋龍神之所窟宅也雲也雷也雨也皆尊神之所司爲斯民利澤者而不戢而濫則澇久弛而閼則旱濫亦逸德閼亦逸德至于今年奚濫於前而爲五月之霖閼於後而爲今玆之旱歟豈吏惰不職民慢不敬者神之怒歟吏愚民頑雖不能自省其獲戾之由而遑遑恤恤奔走惶怯亦已知懼而愧悔矣罰已極矣懼已甚矣天有時而悔禍聖有時而肆赦豈尊神之不悔不赦終慍且怒肆其逸德反爲神羞耶黍粟豆菽蕎麥之屬皆此土所安民所資而生者也今皆先傷於澇後困於旱枯而不穗者半之

黃而落者又半之種不出土者又半之幾何不滌滌赭赭卒痒而盡劉也哉不才忝職夙夜焦焚大聲疾呼以籲尊神雖疾病沉纏不克蠲潔躬詣而一縷心上之香固已蓊蓊於巖湫之間矣伏惟尊神罔怨罔罪式歆式鑑錫以甘霈弘濟民艱非但于民大幸神亦有光終有令譽神亟圖之尚饗

江陵青鶴洞祈雨祭文

靡神莫以利民靡民莫以事神理之相須而勢之相資如此厥或民怠其供無薾粟和旨之奉則是爲菑民神降威罰厥或神慢其職無雨露膏澤之惠則是

謂乖神民口咀呪職此之故非但下民求媚于上帝凡百有神亦不當一日荒嬉招讟於下民也明矣噫玆土之旱今幾旬矣禾可以移而泉涸不得秧以蒔也草可以除而土乾不得鋤以薅也民皆號呼奔走以怨以咨民果自取慼罰而歸咎於神耶抑神招咀呪而無責乎民乎民之有罪守土者當任其責不宜遍謫無辜以行佚罰神之有過神宜自知不當長傲遂非以益其愆府使忝叨兼守與玆土之山川百靈共理玆土之民有官師僚寀之義相規相勸乃古之道是以焦誠竭衷不遑寧處旣以告于社稷之神矣

亦以告于江門之神矣神不顧恤如莫聽知其必以
人微而忽之言賤而輕之也府使不才無能職雖卑
下迺朝廷之命吏而所以告于神者上帝之赤子是
憂是懲公而非私也神安可慢視命吏不聽其言使
上帝之赤子盡劉而不顧耶神不可瀆故執幣與牲
改求他神玆又大聲疾號以聞于大神之聽惟神高
厚駿厖以鎭玆土明明赫赫舊有令德今此下民實
惟瞻仰亟施大霈以活斯民則非但守土者有榮也
非但于明神有譽也于社稷于江門抑亦有光而免
其譏也神其圖之急急如律令尚饗

江陵萬德峯祈雨祭文

維神掌是雲雨以顯其靈以洽其惠以食玆土而玆土之民以祭以禱視若父母者古今如一日也凡民疾苦神靡不知曰旣旱也霈然而甘雨曰旣潦也炳然而白日煌也秉畀之炎火癘也呵叱以風雷神之澤旣浹矣旣滾矣其可不卒其惠以福斯民使斯民若赤子之出於父母之懷失其乳而號呼靡所歸者歟父母之於子罪可咎也怒可呵也安有絶其乳哺而委之溝壑者哉今玆之旱亦旣太甚而神不顧念將胥及焚民愚無識不知所以獲戾于神遑遑恤恤

狂走愁懼以貽上帝之慽其可哀也民雖有罪亦已知懼知懼則知改知改則可敎而可赦也豈可肆行佚罰以究其怒杜其自新之路絶其徯蘇之望耶府使忝叨兼守哀民將劉玆敢焦誠竭思號呼以聞之庶鑑我衷亟施靈霈脫民大艱則非但惠有始終民之報祀亦且無窮于神有利尙饗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四